

## 春暖花開日再看阿公時

青年會書院 5B 施昊均

到不了的，叫遠方。家鄉，驟然變得遙遠。新冠肺炎肆虐，擋住了回鄉的路！

家鄉，還有阿公。第一次注視著香港的天空時，我才驚覺我和阿公已是千里之遙。等了一年，阿公迎來兒孫滿堂，應該笑得攏不上嘴。可如今，阿公或許只能孤單地躺在椅上看著電視，伴隨著節目的劇情打瞌睡。

童年時期，我就坐在阿公顛簸的背上看著白雲左右浮動。

我和阿公住在鄉下的老宅子裡，宅子裡除了我和阿公，還有後院的一棵龍眼樹。阿公猶如後院的龍眼樹般粗實挺拔，六十年的滄桑仍未在他身上留下記號。我樂意讓阿公抱起，或是坐在阿公的肩上，伸手想要觸碰天空，似乎天空與阿公的肩膀只有咫尺之遙。

阿公往往一早就上集市，我總會跟著去。每每一出門，阿公就將我一把背在了背上。家鄉的交通不便，小路尤其難走，可這難不倒阿公，他輕而易舉地避過坑坑窪窪。而我，從不怕從阿公的背上摔下。阿公雙手就像馬背上的鞍，將我牢牢固定在背上。我，沒了後顧之憂，在顛簸中自得其樂。阿公購得生活物資後，總會背我到雜貨店給我買糖。雜貨店老闆有時打趣道：「每次都是阿公背你，啥時候你背一次阿公？」我最愛逞強：「等我長大了，我也能背阿公！」阿公說：「那你得長快點咯！」老闆和阿公都笑了。

阿公愛看高甲戲，每年夏季總有戲班來鄉演戲，阿公是必去的。阿公對高甲戲的熱愛，不亞於魯迅對文學的理解，只要說上一個戲曲名，他就能把曲上的故事一字不差地說給人聽，甚至會來上一曲。阿公不僅熱衷看戲，還熱衷於拉人看戲，往往拉上幾個老朋友，帶上幾隻板凳往戲台下，一坐就是幾個小時。每到精彩之處，阿公就會將我高高舉起，架在他的肩上。霎時間，我的視野豁然開朗，將演員們的精彩表演盡收眼底。阿公每次看完總會意猶未盡地像個評論家般向我嘖嘖喳喳地評論著。伴著夏夜的清風，我在阿公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睡了。

鄉下的生活十分悠閒，但我和阿公總是坐不住。阿公喜歡耕種，在後院種上了一大片蕃薯。在春夏的忙碌後，初秋的蕃薯最甜。阿公總能看好鋤頭下地的角度，一鋤，一拉，便將蕃薯的塊莖和黃泥一起完完整整地拉出來。有時阿公能掘出一顆碩大的蕃薯，我便在一旁高興地拍手，阿公的臉上也寫滿了笑容。蕃薯收成了，龍眼也熟了。大約是中秋時節之前，龍眼葉由綠變黃，厚重地鋪在地上，枝頭上便露出了飽滿的龍眼。我總是快阿公一步，拿來掏龍眼的竹枝，阿公就會架上我，由我在上邊將一串串龍眼打落。然後，阿公就將龍眼洗淨，拿來板凳，

坐在樹下納涼，品嚐甜蜜的龍眼。我將龍眼囫圇下肚，打下來的龍眼仍多到吃不完。阿公難得拿出了煙紙，裹上幾條煙草，悠閒地吞雲吐霧起來。煙遇上了風，消散在碧空之中。龍眼樹的葉也被風打得沙沙作響，我，阿公，龍眼樹，都享受著秋風。

後來，父母把我接到香港讀書，阿公並不反對。離去的那一晚，我淚流滿面向阿公告別。不過，隨後的日子，阿公的形象開始模糊了。雖然歲末也會回鄉，但總是來去匆匆。去年，我猛然發現阿公如龍眼樹一般，老了。或許是這些年的孤寂吹白了他的黑髮，壓彎了他的脊樑，如剃刀般在他臉上刮出了縱橫的皺紋，如荊棘般纏繞著他，刺傷了他，也刺痛了我。

阿公的臂膀伴隨著我成長，也伴隨著時間而衰老。此刻，我無力停止時間的轉動，也無法喝令疫症消失，只希望阿公努力加餐飯，保持強壯的身影，站在家門口等我歸來。那時候，推開家門，一曲清亮的唱戲聲傳來，阿公聽著戲曲在沙發上打著盹，桌上是備好的龍眼果盤。我輕輕地呼喚：「阿公？」他睜開惺忪的睡眼，渾濁的眼捕捉著我的身影。「回來了。」阿公笑了。似乎穿越十餘年，我再次回到了龍眼樹下的日子。

想見阿公，卻不能見阿公，這感覺真是澎湃如江河湖海！眼前，城市裡點點燈光閃爍著漸行漸遠，心頭突然湧上一種愁緒。與其憔悴自棄，不如努力加餐飯。